

# 學匯

第 一 百 四 十 九 期

學 匯

日 期

日 五 十 二 月 三 年 三 十 二 百 九 千 一

## 女性中心說批評

顧 綬 昌

自「創世紀」出版以來，到十九世紀中叶，此時一切社會學家生物學家，莫不趨向於男性中心之說。其後日耳曼博言學家巴浩芬(Bardach)，首創女性中心之論，著「母權」一書以昌其說。但巴氏還不過從古代神史中考研而來，(註一)並未加以強有力的生物學上之宏大根據。直到現在，方始有人來從生物學上我到女性中心的根據，現為方便起見，先把巴浩芬氏之主張加以整個的批評，然後再從生物學上，批評女性中心說之是非；這樣，才見得生物界之中心，非女性的，亦非男性的，乃是合男女兩性而為之中心。這層理由，很為顯著，因為生物界非女性之占有，亦非男性之占有，則所謂女性中心或男性中心者，皆無有是處！

我們要批評女性中心，不得不從幾方面來講，因所謂女性中心者，決不是沒有來歷的，所以社會方面，生物現象方面，生殖方面，及遺傳方面，沒一樣不是女性中心說之立腳點。我們既要批評他，當得從幾方面來講：

(一)社會方面 巴浩芬既主張女性中心之說，所以他必得在社會方面找些根據，於是才有所謂古代「純粹的母權政治」之證詞，以為古代人類之社會生活，女性擁有政治上之一切權力。然而他的證詞，終於曖昧，有使人不能不懷疑的地方。唯是這樣，我們不能不同樣地從社會上找些根據，來否認他的主張了。但是我們既要把社會上的事實來否認他的主張，所以我們的目光，就不能不注射到現代未開化民族的社會生活上來了。只因現代未開化的民族，他們還保有古代一切社會風味，如巴浩芬的主張是切實的，那末我們所找到的這些未開化民族的生活，沒有不和他所說的「純粹的母權政治」，是完全相符合的。不然，則巴氏所主張的，不消說便陷於破產了！那末我們最後所找到的根據——未開化民族的生活——，究竟怎樣呢？這個問題，却證實了我的臆說，而破壞了巴氏的主張。

未開化民族的生活，遍布現在的世界中，在任可以發現他們古代社會生活之詳情。

但所謂古代社會的生活，又是如何呢？這恐怕無論怎樣不會同於巴氏的說法，我們試看最「著」的北美印第安人的生活罷！這裏的社會生活，可說是絕對的母系制度了。所以這地方的女子，握有社會上政治上，總教風俗上一切的利權，享有超越女子一切應享之權利，非特男子在社會上，政治上沒有一些子勢力，並且連一家以內的 *Mother* 都做不起來，這也未免是太可憐了！但是尊無二上的女權，還是有增無減的，連酋長的王國還要傳位於他的女兒，而不給他的兒子，故所生的子女都從母姓而不從父姓的。此外還有伊羅萬印第安地方的女子，也同樣在社會上政治上握有一切權力。我們單就以上二處地方看來，似覺女子的權力，真是登峯造極了！其實不然，這些地方的女子固握有社會上政治上一切權力，但是男子也並不是絕沒有勢力的，只因軍事上的權力，仍歸男子掌握的緣故。如此看來，女權最盛行的北美印第安人及伊羅萬人，還不能握有一切社會上的勢力，在他方面——軍事——仍須賴男子的援助，因此曉得最切切的未開化民族人的生活，即有多量古代社會生活的地方——，還不能實行「純粹的母權制度」呢？不然，倘巴氏之言為確切，則現在所有未開化民族的生活，當益邁進其「純粹母系」的社會生活，而絕沒有男權之可言了！但是現在倘發現，竟然不對了。Bridgman 巴昭示我們不少，他把巴氏之主張可說是完全推倒了，所以關於古代原始人類生活的問題，顯已不是母權時代而是男女混權時代了。

## 科學的革命

(相對論研究) (未完) (續)

法國露露諾爾曼著  
老梅 譯

愛因斯坦，如前所述的樣子，努力融合這相反的兩個結果，就是使觀測者在車內觀測的時節，和立於路上用長度相異的尺度測量的時節，所得結果的速度相遠，歸於一致。此事算愛氏美滿成功了，這便是發前人所未發的他的偉大創見呵！

世上有一班物理學者，以便這兩種相遠的結果歸着於「以太」，假定物質的存在上，就是說地球上，充滿了「以太」，所以才生出這相遠的結果。這樣主張的雖然不少，但愛因斯坦絕對不承認這「以太」的。假定物質的存在，當作化學上一元素，那樣的「以太」，雖然認為存在，然而不認這元素。像空氣一般，存在於地球上到處，這是他主張的。拿我們的五官生理作用，不能感知這東西的存在。不是問然的麼？再講，看也看不清，嗅也嗅不着，嘗也嘗不出，乃至觸也不能觸的東西。若認為存在，恐怕是超越人類感覺的一種怪物罷！

愛因斯坦，對於混雜着非科學的，想像應測的分子，立脚於根抵奇異理論上，這種東西，決不肯承認的。他始終不許「以太」這樣假定物質的存在，姑讓一步，肯定「以太」這種東西存在。但既說「以太」的物質存在，必有一定的質量，既有質量，為甚麼不見他抵抗地球和其他感星呢？就是為甚麼不減少這些東西的速度呢？這樣窮究起來，這「以太」波動說的問題，豈不能與以科學上的真確說閉了。

(未完)

## 對人們說的話

(續) 許傑

人生是沒有幸福的了，——在現社會之下，你們相信了嗎？請問

誰能管出一個「不」字來！你們不是說：無幸福的活着還不如死了來得爽快麼？

但是，工友們都佝僂着背，彎曲了腰，用汗來洗他的身體，眼淚洗他的面孔，眉頭皺了的，眼皮黃了的，氣息奄奄的，唉聲嘆氣的活着！

這麼算有人生之趣麼？人生之快樂麼？

但是他們要勉強的，苟延殘喘的生活着。

有時軍閥們爲爭自己的地盤，開起火來，要我自己的兄弟殺兄弟。

工友們，爲自己的生活，罷起工來，政府的爪牙來了。又是我們兄弟殺兄弟。

資本家的汽車駛過，你們的生命就是他輪下的鬼呢！你活着麼？誰認得你？

他有你們是器械，做十二點鐘的工，十四點，十六點，於是你們又死在機器下了。

你們自己帶來的物品，他們奪去了。你們的生命之繩索，是弔在他們手裏。生命之主宰者，要你們死、就死；要你們活，爲他們做工而活着罷！

人們，明白了麼，你們活着，是怎樣的危險？

#### (四)

這樣，你們對於末後的兩個問題的答話，已經失敗了；現在再看你們回答第一個問題。

那自然，人總是人，被殺的是人，沒幸福的也是人！

未必罷！政府，資本家！是把你們當作非人，當器械，當貨物，當商品，當財產，當牛馬呵，

你們能用什麼理由，什麼方法，來斷定政府，資本家這種制度之非，或者打破這一種事實，來恢復你們人的生活，說人是人呢？

#### (五)

人的恥辱！人類的恥辱！全人類的恥辱！

人將安然於非人的生活麼？一時如此麼？永久如此麼？

我們既然承認自己是人，而且要快樂的活着；我們又能承認我們自己不是人，牛馬似的，機械似的活着麼？

當你們童年的時候，你手裏玩着一個小玩意，忽然被一個凶悍的人搶去了，你能不哭麼？你能不追上要向他奪回來麼？你能不哭着要你父兄來幫助麼？

但是，現在，你們的童年的奮勇那裡去了呢？

幸福被人家蹂躪了；生命被人家掠奪了？你們的童年的奮勇那裏去了呢？

#### (六)

不要忘記你們的警敵；蹂躪你們幸福的警敵，掠奪你們生命的警敵！

你們不是無志氣者，也不是不能振作者。

政府，他能殺我們，他幫助資本家，他建築在資本主義的上面；這是一個仇敵。

現在社會的經濟制度，祇要恃着資本的勢力。就能置我們于死地。束縛我們，牢籠我們。這又是一個仇敵。

我們鼓着勇氣自覺起來吧！偕着我們可憐的兄弟，高唱着社會革命之歌，向無政府共產主義底路上走去。

(完)

## 社會哲學

(續)

之嘉

免來窮於古代有一種夢想以爲當「草野未闢之際高貴的野人不受一點約束」。但世界人人人都知道。當那古代荒涼痛苦的時期。「那屈辱的野人。在滿目蕭條的林中行。他們不特沒有安樂。沒有便利。沒有快樂生活的毫末。而且他們在內部的必對於他們的痛苦正如外部世界的世界一樣。他們時時滿足恐慌。就時時的野人告訴我們的。他們見着無論什麼東西都要害怕。他們害怕動物害怕近族的攻擊。害怕遠族的可能的侵伐。但他們所最害怕的是世界」。仰觀俯察。存在足以使他們生恐怖畏懼之心。他們想象自然的後背。必有種種勢力。須人取悅他。諂媚他安慰他由此遂生出許多可厭的方法了。

勒布樂亦有同樣的說法。(沒有野蠻人是自由的在全世界中這種人的日常生活。都爲一種複雜和自然最不方便風俗(其強有力與法律同等)所限制)。在野蠻人中。正如在動物界一樣恐懼是生存的永遠夢魘。這位作者。在較前的一本著作上說那未知的罪惡之可駭的恐懼好像一層厚雲。懸掛在野人生活頂上。使種種快樂。盡成苦痛。這話並不是過言的)。耳德說描寫或甚至想像野蠻人心中的恐懼情形是不可能。然而旅客可以由他們的樣子和態度看出他們住在一種永遠不停的恐懼的景况之中。享波耳德在一段文章中描寫這種害怕自然的心非常精闢。那是我已經引過幾次的了。學奎博士在下面的神話中已經適當的表出這真理來。

## 農村改造與教育

(續)

晉青

(未完)

二之五

道德問題。中國所流行的道德，不外三綱五常，這三綱五常的權力。在鄉村裏到現在還是很大的。普通人民對於他，只能抱迷信的態度，不能少有懷疑，不管他合理不合理。只得信仰服從。不得研究改善。就是連推諉詞當的那些什麼非非的謬言，也都得一律遵守。不然，那就算大逆不道了。科學輸入以後，這種迷信，打破的可是很多，然而一般農村人的腦筋，仍然還沒變化。即有少數受點新式教育。得些科學知識的。又多爲優勝劣敗。有強權無公理等等的認識所迷。他的欺詐鄉愚，違反人道，比較從前的惡君汚吏，還是厲害。現在的一般人民，又漸漸迷信聖賢傳的心理。轉移來迷信這種神化了。這種勢力。合理不合理，一般信的人，也都不能去考究，差不多又成爲中國的第二個網羅了。我們現在要和農人一齊去討論合理的道德，開首不把這聖賢神大障礙給他打破得粉碎，那還是不能建立真道德的基礎。打擊迷信，當先拆毀他的台基。是建築在君，父，夫，官吏，權勢等身上的。臣，子，妻，百姓，平民等，都是附屬品。一般人自己既沒有人格。所以服從信仰，那都是應有的事情。現在我們和他說，皇帝，官吏，權勢等，都是無理由的東西，在人生上，只能有害，不能有益，並且他都是現代世界上所應當消滅的。父子夫妻是性的關係者，但彼此之間，也只有理性的情愛，不能生神聖的作用。這個思想的基礎立定了，然後再討論日常行事的道德。凡是一件事情，我們不要問他的利害，單看他合理不合理。怎麼樣才算合理呢？第一，就是順乎理性的自然；第二，就是過於羣衆的幸福；反乎這個原則就算不道德了，就算不合理了。譬如做一件事情，先要問是不是自己良知上要做的？良知上不要做，而去做，那就算是受一種勢力強迫的。受人強迫而做的事情，算是不道德；強迫人家去做，也算是不道德。

再看這一件事情，是與一個人有幸福呢？還是普遍的人都有幸福呢？利益自己而損害他人的，就算不道德；利益少數人而損害多數人的，也算是不道德。總而言之，合理的道德，是真道德，是自然的，不是強制的，是人人良知上所同具，不是將其於某一階級的，是普遍的，不是利己損人的，是向上的，精進的，不是無作為而退化的，是科學的精進，不是迷信的結晶，農氏的思想，能納入這個軌道，那一切行事，自能合於真正的人生觀。

(未完)

## ☆ 罪案 ☆

(續)

老梅

### 憂樂頓易——面將軍

到了朝邑縣，有紳士迎大家到一所院中。有一姓劉的，是臨時知事，來見我開口道：「前一剎工夫，有探報說東兵派馬隊數十騎渡河，大家慌了，一面派兵，一面計畫守城，不防備才是自家人，教百姓枉受了些虛驚！」我接着說：「怪道，我們剛才看見許多車輛出城，好像避難似的，真對不起！」他又問南北和戰消息，我對他說：「共好和已告成，南北停戰，我怕秦中消息不靈，所以特來送信，並探確老友！」他聽了很歡喜，便道：「幾乎錯把喜信當凶信，霎時間憂樂變化如此，也是奇事！好極了，百姓可以安生了！」我問此地帶兵官是誰，他說是嚴飛龍（即小泉河東誤闖為嚴和誤景為井同）之弟嚴錫龍，他正說中，嚴打發人來，執紅紙大名片，正是嚴錫龍三字，請大家到司令部吃飯。我同王青閣比林一全去。原來是小學堂地址，大家見面，說了些客氣話。我說：「我同勿靜小泉，都是老友，豈是一家不，不要客氣。」又問小泉何往？他說：「常聽人講到先生，總沒見

學 匯

過面！此間軍隊，全屬勿靜部下，小泉兄向流圍迎，歡去了！我又誇讚他們弟兄的俠勇，又談到小泉在河東的威德，嚴君喜其勳酒請榮，大家吃起來，把共和告成的話也說了個大概！嚴君曰：「我還想痛痛快打幾戰，已經講和，就不講了！」我甚喜他的爽直。飯畢，又談一陣，說我們還要到粵去，調停戰事！告辭便走，到門口上馬時，聽見有人問，「馬上曰而將軍是何人？」不知誰答了一句，說：「姓閻，剛才介紹過的！」便有人道：「怕就是閻都督罷！」五青也聽見了，回來對我講，並道：「幾乎教我笑出來，這裏人眼太拙了！」我道：「莫怪人家眼拙，木蘭從軍，誰知是女郎？」

(未完)

## ☆ 法蘭西無政府黨大會記要 ☆

(續)

### 第三天

(一)工團問題。這個問題，差不多沒有多大辯論，各人都承認工團是工人最好的聯合，工人都有入團的必要，所以祇有半小時之久，即成立以下的解決：

無政府黨以為工團就是勞工階級的組織，依照他的組織與行動看來，在社會改造和革命後之建設中，很能作點緊要的事業，所以對於進入工團和索引他到我們革命和自由的意念中來，是很緊要的事業，中無政府黨知道工團主義，現在一切不好的狀況，完全是由集主義，專辦主義和政黨們在其中施行野心得來的，他們攻擊工團主義，向無產階級全體解放路上走的唯一進化是無政府的聯合主義，

(二)在革命中的無政府黨，今年九月間帶底爾埃無政府主義五十週年紀念會中，意大利無政府黨老同志拉達士大和瑞士同志培

五

多尼提出一個使人驚奇的問題，就是在革命時候要去估據銀行保存金錢的主張，在法國黨人中，受他二人影響的人也很多，所以此次在「在革命中的無政府黨」的問題上辯論的時間較久，一方說：保存金錢是為與農人國外交換物品暫時的一種方法，並永遠如此的……社會問題不是容易解決的東西，將來的革命也未必是無政府主義的，所以必有一種過渡時期即金錢的時期，這種時期我們不得不認他為適當……他方說：暫時保存金錢，是一種欺人欺己的話，決不是無政府黨所說的，金錢是社會的蛇蝎，人類不平等的源泉，一社會倘有金錢存在，則此社會必無幸福之日，有暫時必有永久，有掠取器具的金錢，必有被掠奪的無產者，一社會既有掠奪與被掠奪者我們所談的革命有何用處？俄國共產黨，他們豈不是大談勞工專政是暫時的麼？現在怎樣！俄國農人所以抵抗政府豈不是因為政府掠奪農人所有的米麥而祇給與幾張不香不臭的紙票麼？……農人所想的不是金錢是日常需用的東西，所以我們在革命後，各工團能夠用力供給他們日常的用品，他們決不至於反抗我們的，另外，我們革命切不能忽略農人而單獨進行，至於對外的交換問題，國際革命彼此很有關係，比如一國革命成功，各國工人不能不應，這種革命是很危險的，所以我們用力去做國際宣傳，不達到目的不休……

(未完)

## 一個女子給她朋友的一封信

(續)

麗謙

有一天吃了早膳。園中去散步，見一株牡丹花開如血那樣的紅。我就跑到株前去看，恰巧小弟弟們正在那裡用瓦片掘呢，將那被風蕩下來的花瓣，一瓣一瓣的堆爛好了在那兒葬埋，我一見着真是驚異，

我想他們又沒有讀過紅樓夢，又沒有唱過黛玉的葬花詞，又不知道花的可憐處，怎麼他們在那兒葬花作玩呵！我那時正在閉目神思，一個討厭的弟弟仰起頭來望着我，他問其餘的小弟弟說：「姐姐來了呵，我們拉着她，請她講一段故事給我們聽吧」話將說完，我一齊就扭着到牡丹花的綠茵的地上坐下，那時我也無暇顧這些小生命，我也就隨着他們坐下，微塵！你想我坐下後，我應怎麼樣和他們講話呵？我恐你想着吧！那時，我想罵他們不應這樣頑皮，不應葬花踐草，可是我一望他們，他們一羣望着我，我就無力宣佈剛才所想的話，我的聲帶像膠着了似地，我只對他們發笑了一回，微塵！你想這樣的生活，怎樣的快活呵！彈指間我那些小弟弟只循環於我面前後，列成一個圓陣，把我圍着，不讓我出去，忽一個小弟弟說「姐姐！你今天不講一個蠻有趣味的故事給我們聽，我們是不放你回屋去讀快書，里囉地。微塵！你想這個弟弟是多麼的討厭啊！我沒法了，我又見他們的好奇心又這麼樣切，我於是也搜盡枯腸，絞破腦袋，講了一個故事給他們聽，但是我未講之先，我很驚駭了一會，因為我於兒童的心理學，兒童的教育法，簡直是門外漢，又兼兒童的他們的腦筋簡單，成人說一句話，他們就依樣的鑽在他們潔白的心版上，永久都不可磨滅地，無論你好壞，因此我想了多麼時間，又被他們逼迫，我才講了一段故事給他們聽，今天我趁着朝陽升起，氣象新生，和風徐漾，好鳥歌唱，百花爭妍，萬樹掛着光明帽子樹梢的時節，將那天講那段故事實寫出來告訴你，希你一笑！

「有一家沒有錢的人戶，是處在我們這個鄉村的南邊，這個家裡有一個父親，一個母親，一個姐姐，一個弟弟，他們四個人，共住在一間屋裏，一天共同做的鄉間的一切工作，如像煮飯，燒鍋，種菜，掘土，喂猪，養雞……等，他們四個人，

一天真快快活活的過日子，一天姐姐同弟弟吃了早飯後，走出去討菜種，他們兩個還沒有討着菜種，就在一個村塾的門外，聽那些小朋友讀書，又見有一些讀完了書出來在稻場地方玩耍的小朋友，唱小朋友歌，那個歌就是這麼樣唱的：

「小朋友！小朋友！

大家齊來稻場走，

我撲飛蛾。

你捉炸蠶。

共同讀書。

共同遊戲。

你也快樂。

我也歡喜。

小朋友！小朋友！

你我將來同在革命的光明道中走，

哈！哈！

真好玩！

任你什麼有權的軍閥，

憑你作惡特錢的財主，

憑你大名鼎鼎的哲人，

總不如我們這些小朋友。」

(未完)

## 原來我也是個不要臉

阿娘！阿哥！阿姊！還有我自己。

事 實

都到大世去！

剛出愛文義路口，

阿哥在那裏喊着！

黃包車，大世界，去不去？

去得，先生，拉車這樣地回答着，

幾個銅板？阿哥與阿姊問着，

模模糊糊，十六個銅板，好吧？拉車又說着阿娘說了一句，那要個。

阿姊却喊着十二個，去不夫？

拉車回來後，我們便都上車了！

★ ☆ ☆

拉車展腰行走了，

我也開口喊叫了，

阿哥，你真不要臉，只么你坐上，叫人家與你拉上呢？

阿姊接嘴說，我們把他錢，有什麼不要臉呢？

阿哥得了這個援助，就強著說，他們出點力，我們出點錢，都是應該的！

阿姊又和着說，是呀！他們為與他們開吃穿，來作這下等的生活

，與我們有么相干呢？

我正要開口說……

阿娘却在前邊喊着我，

阿姊，你還說人家不要臉么？

你不是在車上坐着么？

啊！原來我也是個不要臉阿！

刺有鱗於上海

# 平民叫苦集

古今詩人，為平民叫苦者，每有動天地泣鬼神的篇什。常思都成一集，以供同人參攷；奈廢書不多，空存此事於腦海中者有年矣，終不能達目的。無已，因遇古人一種詩集，便檢抄幾首，而仍不免於掛漏；今特發一癡願，闢此關於「學匯」中，請同人讀古今名家詩集，有關係平民苦痛者，隨手寫寄本刊，以便彙登。暫時不拘朝代前後，只注明作者姓名，一俟篇章彙足時，再行編訂，老梅特白。

## 野人

明 黃淳耀

野人嘆息王帥勞，秦賊楚賊如蝟毛，攻城掠野官吏死，大江以北民嗷嗷。昨聞死賊一時章疏皆稱賊為死賊，剗財賦，分與官軍作賄賂，亂折民頭掛高樹，黎民視賊，賊已去！

野人嘆息年歲惡，池中掘井井底涸，飛蝗引子來蔽天，枉自傾家累田作，朝廷加派時時有。哭訴官司但搖手，歸逢吏胥狹路邊，畏快馬行索錢。

野人嘆息朝無人，朝中朋黨如魚鱗，十官召對九官默，匍伏苟且容一身。廟堂何人理陰陽，頻年日食四海荒，吾欲上書問朝士軟，却恐人訶妄男子。

## 苦旱行

明 張綱孫

田中無水騎馬過，蒿葉半黃蟲敲破，五月不雨至六月，農夫仰天

淚交噴！去年臘盡頻下雪，父老俱言「水腫大」，如何三伏無片雲？米價騰貴人飢餓。大河之壩風揚沙，枯棹無用袖手坐，林木焦殺鳥開口，筋魚枯乾溝底臥，人人氣喘而皮黑，十個熱病死九個，安得吳天降靈雨？童兒歡笑父老貧。高田低田薄有收，比里稍可完國課，不然官吏猛如虎，終朝鞭扑時能那。

(未完)

## 小通信

瑞生：家驊來函，想借市拉社斯特拉原本，這一冊我還要編譯，你再給他找一冊寄去吧！

老梅

家驊：函悉，瑞曜在此，水入閩，吾無信，諸書待覓，稿皆照登，

老梅

墨池：請將你的「安那其名著叢刊」寄可我嗎？通信交成都四聖祠北街十號劉叔助收，小我信同上，

叔助

朋友們：「平民之聲」是成都各社共同出版的，非「平社」單獨的，特此申明。

平社一分子叔助

同志們：我們在江西，南昌辦了一個南昌文化書社，各地的同志如：如有出版物託我們代銷，我們是很歡迎的！

S L